

企业家：我幸运走上修炼路

我是某市一名知名企业家，也是当地政府机关的一名常委委员，二零零五年开始修炼法轮功。修炼使我从一个面色苍白、病魔缠身的人，变成一个满面红光、身心健康的人。

病痛折磨 绝望无助

我曾受共产党的欺骗，在电视里代表全市私营企业和个体户批判法轮功。在以后的几年中，我也接触过法轮功真相资料，可受共产党对法轮功的造谣和抹黑，当时就是不看、不听，还感觉自己很正义、很理智。

二零零二年大约十月份，我突然感觉身体很不舒服，到市医院一检查，才知道自己患了早期肝硬化和心律不齐、腰脊椎狭窄、三、五椎凸出，走不远的路就感到腰腿酸痛、麻胀。在北京解放军 302 肝病医院治疗，三年下来花了近十万元，到后来病情却越来越重，面色苍白，体重由原来的一百八十二斤瘦到了一百二十七斤。后来我大部份时间是在家卧床休息，我的企业面临着倒闭



的危险。

幸运修炼 身心巨变

就在我和家人感到绝望的时候，有人向我介绍了法轮功能治病的情况。我用一天半的时间看完了《转法轮》，从书中我真正明白了做人的道理。自从修炼法轮功后，我的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现在我的体重又恢复到一百八十斤，满面红光，精力充沛，企业也有了新发展，资产收入已达到千万，我每天开着高级轿车上下班。

现在，我在工作和生活中，尽量用“真、善、忍”的标准做一个真正的好人。亲朋好友都从我身上看到了法轮功的神奇与美好，也有不少走入修炼。

亲身经历 见证真相

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请别相信中共为抹黑法轮功编造的谎言。我的亲身经历证明了：法轮功是使人精神升华、道德高尚、身心健康的高德大法。目前，法轮功已洪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受到世界各国三千多项褒奖，全世界上亿人修炼。◇

世纪伪案 惊天骗局

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，天安门自焚惨案震惊中外。随后，自焚伪案的多处造假之处被曝光，揭示中共导演自焚是为了煽动民众的仇恨，为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。



□ 央视录像中，记者便服采访“严重烧伤的”女孩刘思影，她做了气管切开手术，切口在声带下方，本不能说话，采访中竟然能唱歌。



□ 央视录像中，被“大火烧过的”王进东，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翠绿如新，最易着火的头发也很完整，警察拎着灭火毯等着拍戏。

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应邀示范功法

二零一三年三月十六日，马来西亚玻璃市玛拉工艺大学校友会，在吉隆坡岩石都市公园举办一项健身慈善活动。



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应邀出席，介绍法轮功修炼并演示五套功法。祥和的功法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◇

成都教师李智一家遭迫害的血泪史

原新都四中数学教师、法轮功学员李智，原本拥有幸福的家庭。然而，这一切却被中共无情的破坏了。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，使她及哥嫂均被非法关押，她慈爱的母亲不幸离世。本文是李智自述她全家遭受迫害的血泪史。

我叫李智，四十九岁，曾是新都四中数学教师，家住成都市抚琴西路欣园小区。我因信仰法轮功，曾先后遭到六次绑架，经历了非法劳教、非法拘留、强制洗脑，共被非法关押四百八十天。

野蛮的抄家

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四日，四川省“六一零”（中共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、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机构）、成都市公安局、金牛区公安分局、营门口派出所等二十多人闯入我家强行抄家，他们肆无忌惮的在我家窜来窜去，到处乱抢乱翻，吓得我八岁多的儿子一直跟在姥姥身后，拽着姥姥的衣服不敢抬头，一个公安却故意侮辱说：“这小孩有问题。”孩子被他们吓成这样，他们不仅没有半点愧疚和同情，反而当着孩子的面毫无人性的侮辱孩子，我的心在落泪……

后来我被非法关押在莲花村成都市看守所，遭受了“龙抱柱”酷刑，两脚被戴上约三十斤重的脚镣，脚镣中间有三个拳头大的铁砣。

不久白白的脚筋磨得露了出来，每挪一步路都疼得钻心。

抢走我家现金十四万

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七日中午，成都金牛公安局国保大队、白果林派出所、西安路街道办七~八个人，先将我丈夫劫持，抽下他的腰带，扣押他身上约八千块钱，胁迫他走在前面，逼他用钥匙打开家



李智一家三口

门，国保尾随其后，然后一拥而入，将正在家中的我绑架。

随后，他们将我丈夫绑架到白果林派出所，当家中只剩下我一人时，他们开始任意抄家，抢走放在家里的十四万现金（工地急用款）。那天他们还抢了我父母七千四百元钱（他们住在我家楼下）。非法抄家的时间从中午持续到下午七点左右，近六个小时。十四万元现金在丈夫的强烈抗争下才要了回来。

派出所恐吓 母亲离世

母亲修炼前患有多种病痛，修炼后换了个人似的，无病一身轻。迫害发生后，我和哥哥、嫂嫂均被非法关押。巨大的压力使母亲无法承受，后来母亲突发脑血栓，昏迷八天，醒来已不能说话，半身不遂。

我从劳教所回来后，她渐渐好了些，但每到刮风下雨时，常见母亲呆呆地看着窗外，望眼欲穿……



“龙抱柱”酷刑



左图：迫害前的李智母亲

右图：九九年迫害后的李智母亲

二零零九年十月，我被成都白果林派出所人员送到金牛洗脑班非法关押。期间我母亲由家人推着轮椅到白果林派出所要人，听到派出所威胁，且不怀好意的追问：“哥哥现在

在哪里？”母亲听后十分担心，又听说要非法重判我，造成精神极度恐惧，加上说不出话来，有一天母亲突然号啕大哭。等到十多天后的晚上，我从洗脑班回到家，来到她身边，看到她已经憔悴变形。而她看到消瘦了十多斤、头发又白了许多的我，既高兴又心痛，手指着、比划着让我吃饺子。当时我和她相处的时间很短。第二天早上，母亲醒来，开始迷糊，第四天就离世了。母亲就这样走了，而我心里永远铭刻那个美丽善良、贤惠勤劳的母亲。

父亲被扣发离休工资

我父亲是一位很严谨的科技研究工作者，出版过两本书。他修炼法轮功后，肝硬化奇迹般的好了。七十多岁的他，先后获得三个“石油勘探井研究实用新型专利”。修炼的十多年来，他没有报销过一分钱的医药费。可是，迫害法轮功后，父亲被单位扣发了离休工资。

未修炼的丈夫两次遭强制洗脑

二零一一年五月和二零一二年八月，未修炼法轮功的丈夫却被成都市公安局强迫关进洗脑班洗脑，期间被限制自由，不允许和家人通电话，不告诉家人他的去向，失踪几天音讯全无。他回来后，不敢大声说话，情绪低落，夜里做恶梦呼叫……

二零零七年，我被绑架期间，家人听说原成都市中小企业局副局长黄敏，在被非法关押期间，遭迫害致死；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钟芳琼也遭到酷刑，使得丈夫对于我的被绑架感到极度担心、恐惧和压抑。我回家后，有一天晚上，家人找不到我，以为我又被绑架，丈夫情急之中，双手抓烂了自己的脸。

中共打着“依法治国”的招牌，却在背地里残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，它的邪恶流氓本性暴露无遗。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，摧毁了人的基本道德底线，毁掉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，也制造了数不清的人间悲剧。只有退出中共相关组织，才能为中华民族迎来美好的明天。◇